

潘 军 著

冷眼·直言

——潘军访谈录

A Writer's Cold-eyed
Observations and Straight Talks

他是一个传奇

作为作家——他的小说《独白与手势》、《死刑报告》、
《重瞳》堪称当代文学经典；

作为剧作家——他的话剧《合同婚姻》、《霸王歌行》由
中国两大话剧团体隆重上演，轰动京城！

作为导演——他编剧并执导的电视剧《五号特工组》、
《海狼行动》风靡全国！

安徽大学出版社
ANHUI UNIVERSITY PRESS

潘 军 著

冷眼·直言

——潘军访谈录

A Writer's Cold-eyed
Observations and Straight Talks



他是一个传奇

作为作家——他的小说《独白与手势》、《死刑报告》、
《重瞳》堪称当代文学经典；

作为剧作家——他的话剧《合同婚姻》、《霸王歌行》由
中国两大话剧团体隆重上演，轰动京城！

作为导演——他编剧并执导的电视剧《五号特工组》、
《海狼行动》风靡全国！



安徽大学出版社
ANHU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眼·直言:潘军访谈录 / 潘军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81110—507—0

I. 冷... II. 潘... III. 潘军—访谈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8349 号

冷眼·直言

——潘军访谈录

潘军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印刷	合肥朝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348 发行部 0551-5107716	开本	710×1000 1/16
E-mail	ahdxchps@mail.hf.ah.cn	印张	11.5
责任编辑	谈 菁	字数	150 千
封面设计	闻 静	版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507—0

定价 24.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自序

2000年，国内七家出版社不约而同地相继出版了我16本书，其中就包括我的母校安徽大学出版社的一册访谈录《坦白》。今年是母校成立八十周年的纪念的日子，这本《冷眼·直言》，算是《坦白》的续编。

本书收入的是2000年~2008年间我的一些主要谈话记录，都发表在一些报刊上。其实我一直觉得，一个作家最佳的发言方式应该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文本，这样的谈话，总觉得有点夸夸其谈。当然，这样的谈话也还有好处，它基本上都是当时的即兴发挥，很直接，口无遮拦，没有距离，可能对关心我的读者了解我的创作提供一些帮助吧。这应该是我愿意编选这本书的初衷。

与多年前的《坦白》不同，《冷眼·直言》涉及小说之外的部分要多一些，谈到了我的话剧和电视剧的创作。眼下，国内几家卫星电视频道正在黄金时间热播我编剧并执导的一部电视剧《五号



特工组》。北京的舞台上，中国国家话剧院也正在上演我的话剧《霸王歌行》。与此同时，北方的哈尔滨话剧院在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之后，再度上演了我的另一部话剧《合同婚姻》。如此这些，看上去似乎很是热闹，有点排场，但我却不感到十分得意。因为，在这样的时候，我总记得自己是一个小说家，于是就在心里反复质问自己：你还能写出更好的小说吗？

终于，读者的声音发出来了。《北京青年报》上有一篇叫做《作家潘军何时重新“浮出水面”？》的文章。作者不满我近年过多涉足影视，而希望我继续专心去写小说。我由衷地感谢这位读者，但我也实在不知道自己何时重新浮出水面，或者从此沉到水底。因为在我看来，小说是一个人的战争，要继续打下去，就必须打胜。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这位读者，我还在准备着冲锋陷阵。

潘 军

2008年5月1日，北京寓所

目 录

自 序	1
云霄上的浪漫主义	
——先锋小说家潘军访谈实录	1
潘军和小说	
——在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的谈话	38
先锋是一种文学精神	
——作家潘军访谈录	44
沉思与漫谈	
——与《新安晚报》记者的谈话	61
恐惧的对面就是爱	
——答《中国书报刊博览》记者问	73
答《中国文艺家》杂志问	78



关于《死刑报告》

——答《北京晚报》记者问 90

在路上

——答浙江《青年周刊》记者问 96

流动的生活会使小说飞腾

——答长江文艺出版社康志刚问 104

最好的感觉是说不

——答《安徽商报》记者问 109

与潘军谈博尔赫斯

——与《北京文学》记者的谈话 116

间谍不朽

——关于电视剧《五号特工组》的答问 124

作家最重要的品质是立场

——答《新安晚报》记者问 131

与“文学比邻”的几次谈话 140

从小说《重瞳》到话剧《霸王歌行》

——与《剧本》月刊的谈话 163

在另一片天空飞行

——对话中国先锋作家潘军 169



云霄上的浪漫主义

——先锋小说家潘军访谈实录

青 锋

我是怀着一种探奇的心情去合肥的。出发的那天正好是一年中
最热的节气——大暑，对我这个不好运动的人来说，实在不该
挑这么个好日子出门远行，但好奇心驱使着我蠢蠢欲动。还好，豪
华空调车里的冷气打得很足，我舒服地靠在高背座椅上，手里捧
着一卷《潘军文集》，在一个虚构的秋天里惬意地一路北行。

在行程之前，我已把这部文集读完，正是这十篇小说促成了
我这次合肥之行。

我读小说的心情一直是很外行的，我习惯放下文学的眼光，
很感性地去读它们，把自己融进小说的世界里，随着主人公的命
运一起起起落落、生生死死。每读完一部情真意切的小说，对我
都是一种生命间接的体验。为此，常常被惹得泪流满面。

这次潘军又惹了我。

潘军最早是以先锋派的姿态步入文坛的，实验时期的作品



稍显晦涩，偏重对叙事技巧和小说结构的探索。1996年结束南方之行，重操旧业，写作风格日趋圆熟、从容，刻意的痕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好看、好读、耐人寻味的主题情节和汪洋恣肆的情感在作品中收放自如地呈现。如果有人说透过作品看见作家余华血管里流的是冰渣子，那么流在潘军血管里的就该是浓得化不开的情了，亲情、友情、爱情、故土情……不信你可以找个温度计，保证达到沸点。

一个故土情结深重，却又常年过着“在路上”的漂泊生涯的男人，一个离了婚却承认一生为情所困的男人，一个出了那么多书却口口声声不加入文坛的男人……这一切实在让我这个小女子好奇无比。

还在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汽车已缓缓驶入车站，我看见一个穿着深色T恤，戴着墨镜的男人在车下微笑着向我招手。这是我们初次见面，也是我这次访谈的开始。

时间：2002年7月23日~24日

天气：晴

地点：合肥潘军寓所

访问者：青锋

受访者：潘军

青：《重瞳》发表后，有人称你是“云霄上的浪漫主义者”，说你的作品具有诗性的浪漫主义素质，你认为这样的说法贴切吗？这是否和你本人的性格有关。

潘：牛汉先生曾经说我骨子里是个诗人，尽管我没有写诗，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他这么说，也许说明了我具有这样的素质。至于浪漫主义的情怀，我觉得是应该伴我终生，一直到老都不应该离去，这也是我需要的。

青：在来采访你之前，我读了《重瞳》，我非常喜欢你塑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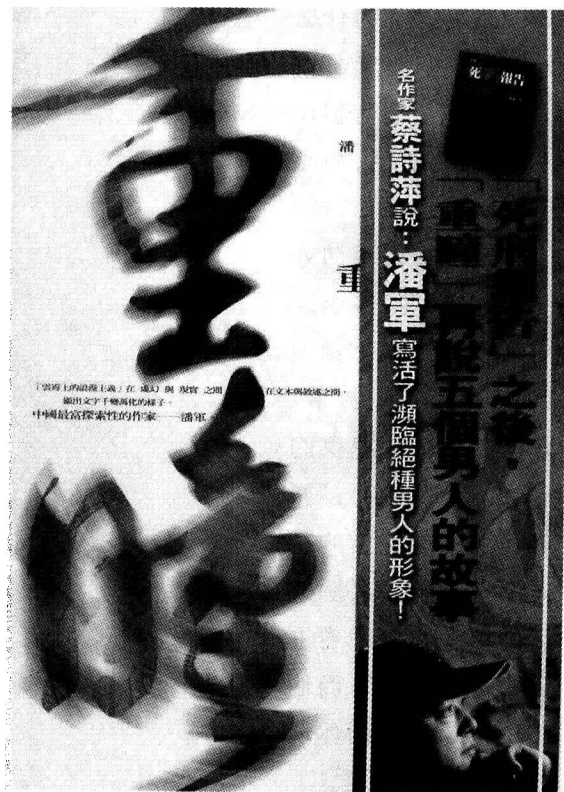


那个既天真,又霸气,还带有浪漫和文人气质的项羽。你为什么要在小说中赋予项羽这个武夫以诗人的气质,比如说让他吹箫,还为项羽和虞的初遇蒙上一层神话色彩,小说的结尾更是美得让人心碎,这么沉重的主题,却有这样一个轻灵飘逸的结尾,为整篇小说所散发的浪漫主义加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潘:写小说某种意义上就像写曲子,尽管我对音乐是门外汉。我当时就希望它既有凝重的一面,又有飘逸的一面,既有深沉的一面,又有举重若轻的一面。这些设计一直是我想在小说中把它展现出来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还原成一个新的历史故事。所以我不同意把《重瞳》看成历史小说,因为我在司马迁提供的典籍中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可能性,陈骏涛先生认为《重瞳》是新历史小说……至于类似吹箫的设计,是我一开始为项羽设定的基调,他应该是个很天真的人,率性十足的男人,职业军人,厌恶战争的军人。他向往的是和平的、诗性的生活,却莫名其妙地卷进了政治纷争,要为别人去打江山,然后自己又不想坐江山。而他爱的又是女人,不是江山。这个人一身都是矛盾,这些东西体现在他身上,从价值取向上来看,又似乎是很和谐的,和谐是美。

青:在《重瞳》里,你在解构历史的同时又重构了历史,你借项羽的口,说自己的话,这和一些戏说历史题材的小说确实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这个“我”在你笔下的项羽嘴里说从来让人感觉很霸气,似乎你看了第一句就不得不看第二句,有种无形的霸气逼着你把它全部看完。

潘:以第一人称来写历史题材有点不可思议是吧?可这种方式最能刺激我的创作欲望。这部小说我在1995年的时候就想写了,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第一人称”的刺激。这个小说不能依靠直觉去判断,司马迁有一部《项羽本纪》在民间关于楚汉相争和霸王别姬的传说比比皆是,所以我就找到这么一条路。我总感觉司马迁的《项羽本纪》有许多闪烁其词的地方,有很多难言之隐,这就是我做文章的余地和空间。当时我就本着不推翻历史史实和



台湾版《重瞳》

正中书局 2004 年版

典籍的前提下,能不能寻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

青:你是在借项羽的口说自己想说的话?

潘:是啊,好个借口。在项羽这个人物身上当然寄托了我个人的人生理想,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然我就不会用这种方式去写。历史上爱项羽的人有两种,文人和女人,武人是不会爱项羽的,政治家也不会去爱项羽,甚至很多男人也不会去爱他,而文人和女人,我觉得没有道理不去爱项羽。比如,李清照,她既是文人,又是女人,所以才会有她笔下的那首诗词,“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是充满感情把这个小说写下来的,现在看来虽然还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大致的目的是达到了。

所以这个小说还是引起了一些反响,美国的《世界日报》连载了,法国、意大利也准备出它。

青:你怎么会想到写项羽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他是个英雄,但也是个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是因为你喜欢悲剧和悲剧人物吗?

潘:对,我确实是喜欢悲剧和悲剧人物,我不喜欢喜剧,我也不认为人生当中有多少喜剧。项羽这个人物应该是从小就喜欢,尽管他是个失败的英雄,但一个失败的人,还能被称作英雄,那么这个人本身在人格上就具有非常的魅力。中国的历史历来就是成者王,败者寇,谁也不会对一个失败者去做过多的感慨,而项羽就是个例外,他没有成功,而且败得那么惨,而历史还是给了他一席之地。当然,我笔下的项羽,可能是带着有一种主观倾向的,真正二千年前的项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琢磨不



清,但我感觉他应该是和我们靠得很近的。所以《重瞳》发表以后,有个读者来信说,这个项羽不是个死人,而是我们中间某一个人刚刚离去。

青:《重瞳》会排成一出历史题材的现代话剧吗?

潘:有这样的考虑,中国国家话剧院也正同我进行交涉,现在只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对话剧的理解上基本上没有距离,或者说是默契的,而且对小说的改编也很投契的话,我相信这将是一场很愉快的合作。我对这种合作是有激情的,有人问过我说,《重瞳》拍成一部电影历史剧是不是最好的,我说最好的形式应该是话剧。因为这个小说有一种仪式感,这正好是话剧舞台所需要的,而电影是不需要的。

青:读了你的几部小说后,我发觉你的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几部作品中有些情节是可以衔接起来的,虽然有的很细微,但留意去读就能感觉出来,你是有意这样安排的吗?

潘:你所指的这一类小说应该是你想象中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比较吻合的东西,而你在阅读的速度上也是从小读到的,因此这个东西会有这么一种连接,我感觉从阅读来讲产生这种判断也很正常。

青:这个感觉似乎并不是就我一个人有。比如说读了你的《独白与手势·白》后,再去读《海口日记》,在时间和人物上就有某种很细微的东西可以衔接起来。

潘:我倒没有这样的感觉,以前也没有人提出过类似的问题。现在我想一想应该与《独白与手势》和南方系列的小说有关系。这些东西我既然写出来了,或多或少就应该与这个小说有点关系,尽管你不会与小说的主人公合二为一,但至少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站在小说和故事的边缘上。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原因,这些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来写的……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当时到海南没有赚到钱,但赚到了一个小说家的本钱。经历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讲怎么说都是财富,不管是好的还是不



好的。如果从写作角度来讲，我觉得不好的经历可能更是财富，都是那么一帆风顺，也许那种表达的欲望就没有这么强烈了……整个《独白与手势》是我一生生活的大背景，与我个人的命运和经历是有点关系，或者关系不少，但我没有想去写一部回忆录，或者半自传体小说，它实际上只是满足了我倾诉的欲望，人有时候需要倾诉，我只是通过这个小说自己对自己说说。独白是可以言说的，手势是不便说的。后来有人说这是个双重文本，因为有很多画在里面，它某种意义上是叙述不可分割的一个层面，那么你也可以说“独白”是文字的，“手势”是图画的。

青：既然说到了《独白与手势》就先来谈谈它吧！《独白与手势·白》中的小丹、雨浓有生活原型吗？

潘：它是一个虚构文本，我小说中间的一些女性，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没有一个具体的当事人，如果说有，我觉得我这样写是不负责任的，或者说我必须在征求当事人同意之后，才可能这么写。因此我小说中的一些女主人公都是没有具体的当事人，她确实是一种虚构。

青：《独白与手势·白》中有这么一段，1995年搬进比你年轻十岁的新家后，第一缕晨光把你射醒，这个生活细节你曾经亲身体验过吗？

潘：这种体验是有过，如果没有这种东西很难写得出来。因为这之前我在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里前后呆了（潘军沉思片刻，深深叹了口气）五六年吧！然后好不容易换了一套房，第一天早上五点钟起来，我们还拉着窗帘，就已经被阳光刺醒了。可见我们以前是从来见不到阳光的。那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当大家还在睡的时候，我已经提前几个小时醒了，而且是被阳光刺醒的——其实太阳还没有升起，这种感受如果不是有那种经历的人他可能写不出来。

青：你记日记吗？

潘：以前记，现在也偶尔记，但是从来就没有连续记，有时候



被这个那个事情耽误了,日记不能回去补。

青:《海口日记》是日记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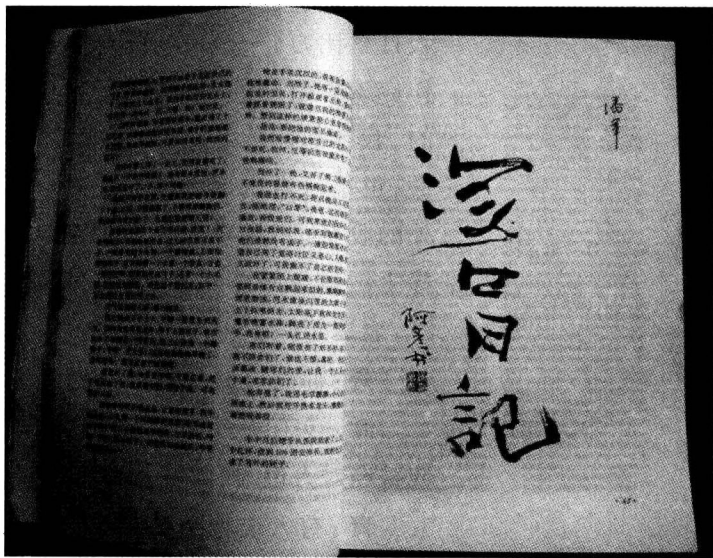
潘:《海口日记》是小说,你看我连几月几日都没有标,我只是感觉到它应该像个日记。

青:你是哪一年到海南的?

潘:我是1992年的4月5号清明节那天离开合肥,9号到了海口。

青:当时是为什么辞去安徽作协的职务去海口?

潘: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万马齐喑的样子,扎在文坛里已经很乏味了,也与个人的生活背景有关系。但有一点出发前我就很清楚的,像我这种写作,严格讲起来是个很奢侈的职业,如果你离不开这个奢侈的职业,也就意味着必须首先在经济上有充足的准备,



《海口日记》原发刊物
《收获》1998年3期

扎实的基础,这样的话,才能把你的爱好继续下去。我当时就想,我不能在一种经济很窘迫的环境里去写作,如果这样是满足不了自己的愿望的。那个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必须去挣一笔钱,然后自觉回到书房里来。1993年马原来海口拍“中国文学梦”电视专题片的时候就问过我,如果让你再做一次选择,你是不是还选择当作家?我说当然还当作家。我不会因为物质生活很富足就放弃了个人的爱好。一个男人能这样长久地爱一样东西很不容易,既然爱上了它就是个好东西,这是可以伴你终身的,怎么能随便说扔掉呢!

青:你把写作和生存分得很清楚,但如果写作本身就能解决



你的生存问题,你还会去经商吗?

潘:当然不会。因为我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一个支持写作的问题。我这个人是不能去做没有兴趣的事情。

青:现在有些畅销书作家,写作本身就能解决他的生存问题,而且还活得很好。

潘:如果有这样的作家我很羡慕,但我认为一个人不要拿自己的看家本领去开玩笑。我以前在别的采访中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打个比方,一个高明的化妆师,不该去开美容院。对我来讲写作应该算是一种看家本领,写作和我本人的存在是依附在一起的,我存在因为我写作,或者说我写作因为我存在,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日常生活中核心的部分。用写作赚钱,对我来说是种意外的收获,不是事先能考虑到的,事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在专业目标上做得更好些,是不是尽你的能力把你表达的都表达清楚了,表达舒服了……

青:你的书据说卖得不错?

潘:我不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但我希望做一个“畅销书”作家。我曾经对人说,我的书不可能一年卖20万册,但也许能卖二十年。

青:有人说你经商挣到了钱,海口回来又出了那么多书,说你名利双收了。

潘:其实说我名利双收是个很笑话的事情,第一我并没有赚到很多的钱,我只是感觉现在花钱不窘迫而已。至于名的问题,严格讲起来写作的人不需要名,明星倒是需要知名度,作家是不需要成为公众人物的,或者说,这个话也许有点刻薄,能成为公众人物的作家,就不是一个很纯粹的作家。

青:你认为一个纯粹的作家,该站在他作品的前面、后面,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做一个旁观者?

潘:我记得在一个创作谈上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作品发表以后,它就是个客观存在,别人有权对它说任何的话。至于作者本人,我历来就是一个观点,三只耳朵听,一个脑袋想。现在有些



作家老是和自己的作品靠得很紧，别人不说，他自己爱说，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青：你曾经在哪几个城市生活过？

潘：其实也不多，1992-1994年在海口，1995、1996年在郑州，1997年后基本上是在北京……但无论在哪里，我都是一半时间在合肥，因为我的父母和女儿在合肥。

青：在这些你生活过的城市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城市？

潘：如果说喜欢的话，我还是喜欢海口。海口这个城市有它的特殊性，第一，在地理上它是个独立的单元；第二，我喜欢靠海的城市，那里的阳光、空气、水都很好；第三，它最大的吸引力是，那里的环境很宽松……

青：你到海口后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潘：我到海口其实并不是像《海口日记》里写的那样，我是遇到了一个很赏识我的人，他愿意给我投资，让我给他做一个文化公司，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做起来了，等我做起来以后，我就在第二年开了个“蓝星笔会”，拿出十几万。那是个文学比较萧条的时候，我当时有个目的，就是想告诉别人，中国还是有人愿意搞文学、写小说的，他们没有因为社会的基调变了就放弃了，他们还是一如既往。

青：如果没有“自我放逐”的南方之行，会有后来的《海口日记》、《关系》、《对门·对面》、《三月一日》等一系列以南方生活为背景的城市小说吗？

潘：这个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我本身对南方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只是因为我熟悉那个地方，呆过一段时间，有一种感受，几年过去后，回头去看那段生活，还是能找到一些可以写的东西。作家写东西都愿意去写自己熟悉的领域。一个作家的记忆决定他的写作方向，而他的经历决定他的写作范围。

青：如果没有这个经历，你把那段时间和精力也放在你的写作上，是否会比现在写得更好？



潘：对未知事情的回答，总有“是”与“不是”，它有可能比现在更好，理由是你不漂泊，就能多读点书，多点时间去思考，但也有它不好的一面，你的作品可能会越来越匠气，过于持重，缺少小说的弹性和活力，离一种生命的东西会远一点。两种可能性都有。

青：有句老话叫一心不能二用，你去经商，拍电视剧，写剧本，对你的小说创作会有不好的影响吗？

潘：这个意思我能理解，你是希望一个人去很沉醉地去写作，会写得更好一点。实际上我一直都没有一心二用。比如说我在经商的时候几乎没有写过一部作品。我有这么一种观点，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种市场经济，而个人的发展需要一种计划经济。人生很短，“人生七十古来稀，斩头去尾二十年”——这是唐寅的诗，如果你不好好计划一下，会有很多遗憾的。我意识到我想写小说就得把自己养起来，当时我作为一个父亲、丈夫、儿子，要承担方方面面的责任，这需要靠钱去具体体现的。如果作为一个男人连这些事情都摆不平，可想而知，怎么能有一种从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张稿纸。经商只是我实施写作计划的一个阶段。

青：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但也许正因为这种聪明使得你在小说这个领域里没有能做得比现在更出色。

潘：写作这个事情仅仅靠聪明是不够的，从天分来讲我确实还是个过得去的人，但我所付出的努力也不能忽视，怎么说几百万字必须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填起来嘛！我记得写第一个长篇《日晕》的时候，正是暑季，我在办公室里，打了个赤膊，穿了条短裤，把脚放在一盆冷水里，坚持了一百个晚上写下来的，你能说这是聪明吗？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勤奋的人。至于在写作这个行当里能不能做得更好，有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我一直有这么一种状态，总觉得自己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感觉自己像在打一口井，打了几十年，土是越来越湿，但水什么时候出来？也许是明天，但直到现在还没有见水，但我相信它会出来，这对我本人是